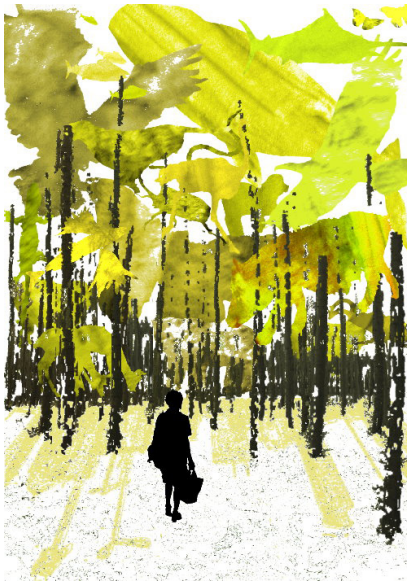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創意獎 汪彥成 城市記憶



有的時候我常常忘了是甚麼時候擠進這座城市的，並經歷著他的記憶與角色，像收藏家一樣地沾沾自喜著：他們還沒發現呢，而我已調整好一具深邃的光圈，在暗房裡準備捕捉、複製、保存那些明媚的記憶的容顏。後來我們便知道，這裡為什麼擁擠：井然與失序、絢爛與單調、精確與茫然、漂泊與歸屬、深刻與膚淺、壅塞或孤獨……

所有深沉的矛盾乃煞有其事地在這裡交替演繹著 | 它則隱身在不知名的巷弄，默然探聽著喋喋的傾訴，偶回以幾聲咯咯的訕笑，彷彿不經意地提醒：

其實我們，都是城市的記憶。

1. 失憶：城市地圖

她在城市裡迷了路，街道鬼祟地羅列著，並截斷滿耳潮聲的故鄉。她盲目地遍尋不著一點徵候，這裡的星象稀微而缺乏線索；無光的夜和他的眼接通成一條無底的黑洞，放聲探詢只換來幾道街貓的線瞳，在暗處畏縮地蠢動。

她從不擅長閱讀城市地圖，那些嚴謹地錯綜的街巷總讓她失措：既鮮艷又低彩，各種符號混雜共存著，如此紊亂又如此充滿方向。她走了一夜的路，破曉時她來到堤防邊，沿著黃燈閃爍的雙線道磨著鞋底筆直行走，冷的日光投在她左頰上，使她在路燈的剪影間投射成一張完滿的平面。她不再介意連向何處，並微弱地哼起一條很舊的歌，直到發現光影聲響與這城市的消息通透地在她胸背間穿梭起來，而終究完美地，成為，在城市中 |

一枚純粹的介質。

2. 錯憶：旅途

有一個夢境是這樣的：廣漠的落葉林中只有我們提拔著沉重的腳步，夕照燒灼地熨著我們的肩胛與耳側，把我們全鑲進滾著金邊的暗影裡。我們都忘了來處，僅以鼻間指向城鎮的光亮；無窮的深林裡分不清是寒是暑，也不知道是星輝還是晨光。

我們的步伐著實只記著離開了，踩踏綿厚的土與碎裂的枯葉，竟想不起一點啓程的模樣：所有片段都擅自狂亂地交疊飛舞，像掛失千年的行李，卻無暇看顧。日落的時候所有人乃至動物並開始在樹上倉皇奔跑，奔跑直到第一個輕浮的背影在林端像一張紙飄然地殞落，濺起一些灰黃的枯葉與沙子。

3. 回憶：寄，憶

你總是試圖寄/記一些東西回去，但不知從何投遞。你說一張郵票就是一幅窗格，有了窗格就能旅行，記憶裡的人便不寂寞了。

於是你總是在偌大的黑色木桌上散滿千百個窗格：水鳥的、古玩的、風景的、偉人的…澎湃又內斂地陳列、收納。當然你也知道寫信是無濟於事的，不然我們早已在各個愕然而美麗的時空中完滿地相遇了，且歡快地覆誦著走過的路、搭過的列車、記得與忘記的日子、會唱的歌、日光、風向或鏡頭的角度——

於是我著手張羅時間，開啓一千個窗格又一千個窗格，試圖寄一些東西給你，到你永夜的都城。

卻不知從何投遞。